

## 那时捡粪

刘正平

低矮的茅檐下那比狗洞稍大的窗洞里，透进微弱的晨光时，父亲就在门口喊道：“天大亮了，快起床去捡粪。”

捡来粪，送去生产队过秤计工分。那时靠工分吃饭。年终，生产队将全家的劳动工分总计，才可分得钱和粮食。天刚拂晓，是捡粪的最好时机，外面积累了野放的牲畜活动了一夜留下的粪便。但要早起，晚了，追在别人屁股后，只能捡二茬粪。也要恰到好处，太早了，黑咕隆咚的找不见粪。寒风呼啸，白霜蒙地，干冷干冷。朦胧的曙光中人影憧憧，人们都在飞奔疾走，抢捡头茬粪。听到有人将冻得如石头疙瘩的屎筒子落入粪篓子的声音，心热眼红死了。

那时，还不能生产化肥，农作物全靠人畜粪和土肥。粪是一种重要肥源。人们外出，赶圩场或走亲访友，都随身带着捡粪的工具：一把长柄粪耙，横挽在手肘间，柄尾挂着个小粪篓，边走边瞧，见着牲畜拉下的屎，便放下粪篓，取出粪耙，将粪铲入粪篓里。

捡粪很有诀窍，要摸准牲畜的排便习惯。牛拉屎，大多都在吃饱喝足肚子圆鼓鼓后。狗通人性，知羞，排便都避开大路，撒在草丛中，或残垣断壁间。仗具俗语：狗还晓得屎屑在茅草间哩，指责生活不检点的人。

下午，便跟着放牧的牛群挤牛粪，紧盯看牛动态。当它梗起脖颈，肛门一张一翕时，便一窝蜂地拥上去，争得不可开交。闲着没事，我们几个淘气包也“赌博”，赌资是粪篓里的牛屎。那时我太小，玩不过那些大孩子，每赌必输。一听“赌屎”，心就紧张起来。输了，提着空空如也的粪篓回去，要顿教耳刮子或脑瓜崩；赢了，又怎么把这几泡大牛屎驮回去呢？但见着同伴们玩得那么起劲，心痒痒，欲罢不能，从不缺席。

赌博的方式层出不穷，有打水漂、尿尿、扔石头等。

打水漂，站在水库的坝堤上，手握瓦片或扁形石块，平着使劲向水面甩去，石子连环地在水面上弹跳着，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，清澈如镜的库面荡漾着一圈圈绿色的波纹。石块漂得远的为赢。每赢一次，可从败者的粪篓里取一坨牛屎。但若丢尿，只能取鸡蛋那么大一坨。因狗以骨头、米饭、人屎为食，粪便肥效好，牛吃的是青草，拉的是草渣，粪便的肥效差。计工分的标准差距很大，牛屎12斤计一分工，而狗屎只需3斤。

尿尿，一字儿排开，射出一道道弧形喷泉。尿罢，鉴定尿痕，以撒在地面上的尿痕远近论输赢。笑骂办法如上。

我们赌得最多的项目，是扔石头。每人挑选一块圆溜溜的鹅卵石，轮番上阵，瞄着对河瓜棚上悬下的大冬瓜扔去。难度太大，隔着十余丈远，屡投不中，仍不灰心气馁，轮番上阵，终于有了突破，瓜被砸了个稀巴烂。

突然一声嘶鸣：“你们这群烂粪箕！”荷二伯爵着扁担涉过河来。我们立马而散，四处奔逃。

他骂得够狠毒。烂粪箕象征夭折的小孩。做县古俗：埋葬小孩后，在坟堆顶上盖一只烂粪箕。没把我们逮住，他便逐家逐户找到我们家告状。只要参与了，无论砸中与否，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挨了板子。

后来上学了。在往返学校的途中，见着狗屎、牛屎，如获至宝，立刻两手捧着送往禾行间。干硬的狗屎筒子、牛屎耙耙，还好弄。若是那一摊稀糊糊的屎巴，必须侧着手掌刮拢，再捧上送到田里。

咋会傻成这样呢？用其他东西，比方木板、石块铲到田里不行吗？老师说：不行，世界上最干净的人是满身泥土脚沾大粪的农民伯伯，这是对农民的态度问题、立场问题。每手捧野粪一次，可得到老师的口头表扬一回。你不信？可去问现今六十至七十岁的攸县人，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

## 馋嘴小孩带来的糗事

吴炳莉

朋友在微信群爆料，半夜迷迷糊糊回到家里有动静，因为太困没在意。早上醒来发现，两岁的女儿嘴巴外有一圈冰淇淋印痕，心中疑雾大起。打开监控发现，凌晨一点全家人睡得正香时，女儿起来偷吃冰箱里的冰淇淋，全程轻手轻脚小心翼翼，行为之谨慎远超其实际年龄。

看到爆料，各种哈哈大笑的表情包在微信群里飞起，朋友自我调侃道：我家女儿这智商以后准能干大事。

曾经以为，只有我们这群70后80后，因为童年时饭菜没油水不挡饥，所以每天像一只馋猫一样，惦记着家里被父母藏起来的食物。当了妈妈才发现，嘴馋是孩子的共性，只是程度轻重之别。而小孩子嘴馋时，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糗事。

相信很多妈妈和我一样，在养育孩子时，会不由自主地弥补着自己童年的缺失。比如，坚决不能让我的孩子馋别人的零食，是我的执念之一。

为此，每次带孩子出门，我的包里少不了各种零食。但孩子很快用行动告诉我一个真相：于孩子而言，有一种美食，叫别人手里的食物。而在公共场所，你永远不知道别人手里有什么。

记得一次我带小宝乘坐公交车，中途一位老人手捧一袋麻花上车，小宝看到两眼放光，连声提醒我：妈妈，麻花！老人闻言，一脸慈爱地微笑着要拿麻花给小宝，被我连连谢绝了。两岁的小宝也遵守着不吃陌生人的东西的规矩，但直勾勾盯着麻花上的眼光，怎么也收不回来。直到老人下车，小宝才若有所思地一边咽口水一边殷勤地向老人挥手道：爷爷，麻花，再见！那丝毫不加掩饰的馋相，逗乐了半个公交车上的人，虽然都是善意的笑，但我的尴尬至今记忆犹新。

王尔德说：我可以抗拒一切，诱惑除外。成年人的世界诱惑繁多，而小孩子的世界，主要的诱惑就是被父母禁止的食物。

曾几何时，糖果和方便面是禁止入我家门的食物。后来，在两个娃的枕头下、书包里，都曾发现过糖果的包装。

至于被禁止的方便面，大宝有一段时间每次去超市，就执拗地抓着一包干吃方便面后别无所求，而小宝则继续使用其惯用的“丢人现眼法”得以满足。

一次小宝随我乘高铁，第一次看到别人吃方便面，那娃径直站在别人身旁盯着，那馋相，俨然一只饿了几天的流浪猫进了鱼铺，如果得不到满足，就只有采取强制措施。

也是在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，孩子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被父母设置好的世界，总有一天，她要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，面对种种诱惑，与其简单粗暴地阻拦和禁止，不如给予适当地尝试和正确地引导。只有这样，孩子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，自信、坚强、勇敢地前行，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

热长马巷

## 地名记忆

# 白沙地名杂谈

袁忠诚

地名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。研究地名的由来、含义、演变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我的家乡在茶陵县界首镇白沙村，声名虽不显赫，但也有一段辉煌的过往。许多儿时耳熟能详的小地名，细细琢磨之后，还真值得一书。

### ■白沙

号称白沙的地方很多，多因与白色的沙子相关。茶陵县的西片与安仁接壤，紧挨衡阳，其母岩为紫色砂页岩，是湖南省境最大的一块分布区，称衡茶盆地。照理说，沙子是沙岩与河流冲击的产物，在紫色砂页岩地区是不会有沙子出现的。砂页岩也含有一个“砂”，但是此砂非彼沙。紫色砂页岩极易分化，岩石在分化过程中表面会出现一粒粒暗褐色的沙状泥土。白沙的由来是旧时在祠堂门口挖鱼塘时，挖出过大量洁白的沙子，因此得名。那么，白沙的沙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白沙的地理位置处在紫色砂页岩自然分布区的尾端，在村子的周边地区，至今还能见到砂页岩覆盖第四纪红色粘土和沙岩的自然剖面。所以，在紫色砂页岩的深处挖出白色的沙子便是一件解释得通的事。

### ■鼓田

鼓田是依形状命名的，位于村子的右侧。在农田四周中央，地势低，常年被水浸泡着。稻田的名称繁杂，有茶盘、鲤鱼坪、扁担折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单挑出鼓田来说事，是因为鼓田应了村子的一个景。旧时建房都得考虑风水，一个建筑群会更堪舆一番。村子的前面是一艘扣的船，后面有一座虎形山，左边是旗帜山，右边则是一坨鼓状的田。风水先生归纳为“前船后虎、左旗右鼓”，认为这样的地方实在不可多得！白沙村里的老房子多为明清建筑，现在多数破败不堪。许多居户顾不得风水不风水，纷纷迁出老房子，一栋栋乡村别墅拔地而起。可谓是风水再好，也比不得时局好！赶上了好时代，风水也会轮流转的。

### ■磴下

白沙是一个大的自然村落，有将近一千人。村子依山而建，坐北朝南，后高前低，村子中间位置突出，左右两边稍低，尤其是左边竟有三四米的落差。为了不影响村庄的美观，不让中间位置太突出，对左边的建筑采取垫高的措施，为出入方便，修建了一个宽约四米的石头台阶，这个有台阶的石径便是磴道，下面的区域便是磴下。也许是“磴”字难写难认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将其写成很费猜疑的磴下。

### ■丹池

丹池是一座独栋的建筑，位于祠堂的左侧，屋前有一块空坪，四周是青砖砌的围墙，出入的门口雨门，也有门当户对，小巧又别致。小时候一直以为是单池两个字，估摸着是有一个池子的意思吧！直到早些年回去，看到房檐下的几首诗词和画。这些诗均为劝学的心灵鸡汤。

其一：一年功苦在于春，诗书从来不负人；试看宋郊身作相，元宵灯下读诗书（谭纯青）。

其二：十年窗下做寒儒，一日成名体便殊；天上人间从此判，云泥只在几行书（谭钟麟）。

其三：文章品行要相兼，功到成时福自全；遇合看来无一定，应知修德可回天（刘峙生）。

联想到白沙曾经有个家族书院，清咸丰年间，名儒谭滋甲在这个书院辛勤耕耘，培养了谭仲麟、曾治孙两位进士以及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。我恍然大悟。原来单池应该称丹池，书院就是一座炼丹的熔炉。谭仲麟是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中举的，白沙书院应该早就存在，丹池则是书院后期改扩建的产物。

### ■马巷

白沙村子大，屋挨屋，巷通巷。很多巷子我已经忘记了名字，唯独有个称马巷的，令我记忆深刻。马巷位于村子的中央，是一个厅堂通往另一个厅堂的过道。巷子不长，但是采光极差，阴暗潮湿，小时候走这个巷子，胆怯得很。传说马巷里面住着一户人家，儿子在外做了一页武将。有一次回乡省亲，骑着一匹高大的战马，甚是威风。归队时出门不久又折返家中，原来将帽子落在家里。母亲对孩子说：“傻儿子！一顶帽子算个什么？还倒回家来拿，还怕没有帽子戴吗？只怕你冒这么多脑袋壳呀！”谁知母亲的话一语成谶，不久，儿子在战斗中被人割去了头颅。那匹战马带着战死的武将径直跑了回来。当跑到那条巷子时，战马长嘶一声，没有头颅的身子随之倒了下去。于是，人们将这条巷子称为马巷。

### ■藏马池

藏马池亦与教书先生谭滋甲有关，位于先生旧居的右下方。传说滋甲先生家境殷实，有兄弟两个，都乐善好施。在书院读书的贫困家庭孩子，不管姓氏如何、不管来自何方，兄弟俩都会解囊相助。滋甲先生除在白沙书院教书外，还是浏江书院的客座老师，一辈子教书育人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据其学生在为他的立传中曾提到：滋甲先生六十大寿时，仅到京城做事的学生就有八十多位，齐齐回乡为老师拜寿。平时，白沙书院也是门庭若市。这些往来的人当中，有许多骑马坐轿的官人。落马后，自然要有一个马匹休息的地方，于是，这块低洼的闲地便作为拴马、饮马之处，前面的水池称作藏马池。滋甲先生过世后，门庭逐渐冷落。藏马池失去了饮马的功能，改做鱼塘。

### ■皂角树下

皂角树是村里的一个景观，同时也是一个地标，位于村子的右侧，与村后面那棵皂角树遥相呼应。一条小河在树后绕过，流水潺潺；一条便道在树前伸展，行人匆匆。皂角树高大挺立在村头，足有两百年树龄。夏天，树影将四周严实实覆盖，凉风习习，分外凉爽，吸引许多光屁股的小孩在小河里嬉戏。据说这棵皂角树很少结果，如果偶尔结果，则预示村子里有喜事发生，当年定会有人考取功名。遗憾的是，皂角树在上世纪末不幸枯死，留给后人的，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


丹池房檐下的诗词与壁画



## 炎陵大院归来随想

朱其祥

前段时间去了一趟炎陵的云上天院，太美了！位置在湖南江西交界的地方，山高路远，离县城约一个半小时车程，而且都是盘山公路，沿途都是漂亮的风景，每年三月，漫山遍野还会盛开杜鹃花。大院年平均气温只有16℃，盛夏也很凉爽，我听朋友说起，很心动，反正星期六在宿舍待不住，看不进书，就冒雨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旅途。

下午3点半，在汽车南站坐车，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石洲，对于云上大院的居民来说，石洲地势相对平坦，在山脚下，我已经看到好几座水电站了，说明这里的海拔已经不高了，它们是利用高山流下来的水流，驱动山底下的发电机发电，每翻几座高山就建一座水电站，利用势能转化为电能。2017年我去过一次云台山，那时候感觉山也很高，但是云台山跟这里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，这边的高山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，随着汽车不断攀登向上，有一种自己到了天上的感觉。因为风景特别秀丽脱俗，几乎不像是凡间。空气极其干净，让人舒畅，天空格外的蓝，尤其是那些云，特别有仙气，洁白极了，一大团一大团地在山间飘着，真是云山雾罩，行驶中仿佛是在腾云驾雾。

炎陵县历史上曾属于长沙府，古称酃县，境内鹿原镇是神农炎帝的陵寝地。解放战争期间是革命根据地，毛主席在炎陵水口提出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伟大构想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也从此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。1966年—1978年，来自湘潭、长沙等地的知识青年在这里下乡，目前仍有两千继续留在农场，他们以前奋斗过的地方变成了旅游景点。炎陵山区有70%的人口是客家人，300年前从广东、江西迁徙至此，由于本地人来得早，就住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县城，外来的人就依山而居，于子孙孙在这大山里扎根，繁衍生息。他们和梅州客家人讲一样的话，客家是正宗中原汉族的活化石，主要分布于广东梅州、江西赣州，在湖南炎陵、四川成都也有。

客家人非常勤劳好客，因为山上路途遥远，从山上到县城要走十几个小时，从天亮走到天黑。山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路上遇到人想要搭顺风车，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帮忙。他们对外面的游客也非常好，我昨天因为冒雨徒步，鞋子衣服都湿了，民宿老板娘亲自用柴火帮我把鞋子烤干，跟着老板去别人家里玩，这里的人总是拿出最好的茶、最好的酒招呼客人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炎陵县政府带领当地老百姓勤劳致富，带老百姓种黄桃，种茶叶，他们的高山黄桃全国有名，因为里面的桃仁是红色的，大院生产的高山茶也是很有名气，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农户，扎根炎陵云上大院20多年，创建了归龙窝茶园，生产的绿茶、红茶多次获得国际金奖，远销海内外。这里的老百姓相对于其他地方还是好很多，至少有黄桃产业、茶产业，还养鹅，下村山上的老百姓每年都卖黄桃，可以得到较为可观的收入。

在山上走访了两天，我发现大院幼儿园加小学一二年级总共才8个人，石洲小学初中也只有70多个学生。现在很多农村是这样，很多人都出去工作，孩子也跟着到大城市上学。大院到石洲读书要坐车，车程将近一个小时，她们好多人要在石洲学校度过十年的青少年生活，想一想，觉得我们小时候可幸福多了，走一里地就到学校了。十年不短啊，人生有几个十年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好好读书，改变命运。